

Les derniers jours de la
classe ouvrière

工人阶级的
最后时光

〔法〕奥雷莉·菲莉佩蒂 著

郭雁玲 译



013046420

1565.45
399

最后时光 工人阶级的

Les derniers jours de la
classe ouvrière

〔法〕奥雷莉·菲莉佩蒂 著

郭雁玲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航

C1652806

1565.45
399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1492

Aurélié Filippetti

LES DERNIERS JOURS DE LA CLASSE OUVRIÈRE

copyright© Editions Stock, 200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工人阶级的最后时光/(法)菲莉佩蒂著;郭雁玲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02-009741-8

I. ①工… II. ①菲…②郭… III. ①中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3408 号

责任编辑 黄凌霞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70 千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5.125 插页 1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741-8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败北	1
哀痛的母亲	4
洛林	7
示威	10
许可	13
上路	20
米什维勒	22
国家行政学校	26
溃退	34
安吉洛	37
工作章程	44
没有证件	46
从意大利来	48
兔子面包	50

共和党和国家	53
市镇	55
阶级斗争	62
阿拉贡	66
手术	68
医院	76
在卢森堡	82
两位教皇的对话	87
路线	94
摩泽尔省政府	102
铁娘子	105
人道主义	108
逼婚	111
面点	114
荒芜	120
塌方	125
令人困惑的谎言	129
伟大的夜晚	134
最后的坚信礼	138
角逐	141
三间房	144
转弯	148
解放	150
“永远的悲伤”	158

败 北

深秋的黄昏,大约六点钟,一缕斜阳射向埃唐日森林,棕色的山毛榉树折射出落日的余晖。一辆白色轿车沿着圣·米歇尔山路向北方山顶驶去。轿车抵达山顶后,冲散鸦群,进入高原地带,但见一处孤零零的农庄,渐隐在昏黄的田野中。放眼望去,谷中丛林密布,重又陷入灰暗。落日无情,余晖退尽。忆昔日征战,洛林地区守卫薄弱,时刻遭受入侵之险,北方的部族惯于横扫此地。梅斯^①还残存着

^① 梅斯,法国城市,位于摩泽尔省。

意大利的风韵，教堂重檐叠壁，巍然而立，门窗装饰着彩绘的玻璃，坚实的墙壁由石灰岩砌成。

是的，就是这种感觉，在暗浊的风景中弥漫：这里是高城^①地区的边界，地处边境。这里通向外界，无论 you 从蒂永维尔^②或隆维^③这样不太远的城市来，从芬施^④或奥恩铁矿河谷地区来，还是从卢森堡、比利时或德国的森林或城堡来，都会感觉到此地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气息。

白色轿车经过安吉村，驶入一块圆形空地。一辆辆没装矿石的翻斗车散在此处，拉车的绳索穿过道路后才止住。绳索在两个金属柱之间形成的拱架已废弃，犹如一座无用的索桥。

远处，是别的村落。轿车行驶在乡路上，碰到两个直角转弯，因此放慢了速度。路边一栋栋狭窄的房屋被分成三间，一间给人住，一间给牲口，还有一间放干草。房屋的窗形狭长。街上空无一人。法国的德克萨斯已成空城。

轿车转向右方，在高原上驰骋。这个时节没有油菜。在墨蓝色的天空中，团云成簇，层层怒放，田野变成了深棕色。道路蜿蜒，刺眼的车灯闪过。轿车笔直开向前方，加速行驶。在路的尽头，有一座古老的农庄，就在糙石红

① 高城，法国北部地区。

② 蒂永维尔，法国城市，近卢森堡边界，临摩泽尔河。

③ 隆维，法国城镇，位于默尔特-摩泽尔省。

④ 芬施，法国洛林地区摩泽尔河支流。

土砌成的围墙前，车突然一个急转弯。砖缝里，绽放着一簇簇野花。

白色轿车全速冲去，撞在墙上，顿时变成一堆废铁，燃起熊熊烈焰。

哀痛的母亲

她哭喊着，嚎啕声回响在这小而寂寥的卢森堡城镇里。安吉洛^①。一列人走在前面，一匹马拖着一方灵柩，这孩童的灵柩，白得单薄。安吉洛。一位年轻女人掉着泪，她身着黑衣，走在两个神色凝滞、身材高大的男人中间——煤矿铸就了他们坚实的臂膀，但先前是干农活儿，在意大利。安吉洛。这样的哭喊声已是第二次撕碎了这城镇，第二次让那些沉默地、缓慢地行

① 安吉洛，意大利男名。

进的人们喉头哽咽。十二年前，她的长子死去了，第一个孩子，第一个安吉洛。那孩子更年少，更童稚，直接从摇篮走入了坟墓。她一直挺过来。一九二三年，一九三五年。安吉洛。

五十七年后。已不在从前的市镇，而是距此三公里之外，在国界的另一边。法国，如今成为庇护地。那里讲人权、讲融入。全城都在举行哀悼，店铺纷纷关门停业。城市在游行，市长逝世了。两千多人走上街头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橡木的灵柩上不见十字架，这一点非常醒目，只盖着法国国旗。在人群之上，飘扬着一面面壮丽的旗帜，有锦缎的、金丝线的、天鹅绒的，点缀着许多醒目的首字母缩写。法国共产党、摩泽尔^①联合会、洛林铁矿总工会、法意友好协会、阿尔及利亚老战士全国总会、集中营儿童总会，许多面三色国旗，大片的蓝色，夹杂着些许绿色，还有大片的红色。吉尔伯特·马提奥利、萨尔瓦多·贝鲁齐、弗朗索瓦·法拉利同阿尔芒·吉欧瓦奈里、雷内·德马泰斯、安吉洛·帕拉齐尼一起抬着棺木。让·科拉迪代表铁矿总工会部门的同志们致词。安吉烈^②，为矿业和钢铁工业战斗了一生，从十四岁起便开始井下作业，先后当过学徒、钻井工，后来成为矿工代表。大家共同庆祝他获得三十年工龄老矿工勋章。雷蒙·加

① 摩泽尔省，法国洛林地区省份。

② 安吉烈，安吉洛的法语名字。

蒂代表共产党致词。他作为摩泽尔地区一九七九年在一九八四年的总顾问,从一九八四年起担任欧丹^①市长,一直为总工会和共产党的事业而战斗。即使在一九八四年饱受肺癌病痛折磨时,也没有放弃为同志们而斗争。艾尔维奥·弗尔米卡代表市议会共产党选举人致词。我们已开始怀念你,安吉烈。雷蒙·马奇森代表市议会社会党选举人致词。三十年来,我们并肩作战,虽然立场不尽相同,但一直忠诚相伴,友谊深厚。他为矿工,我是钢铁工人,这已然是第一层对立。安吉烈当选市长,而我是他的第二副手,我们为你们工作,为我们的城市工作,为洛林永存而工作。瓜尔多塔迪诺市长洛伦佐·帕纳科里代表意大利移民致词。他是最后一个致词者,讲的是意大利语。他身后的车队,足有一千二百公里。没有翻译,但不讲意大利语的人也懂得。安吉洛。安吉烈、安吉洛,两个都是你的名字,平实而工整,人已离去,英名永存。

这一次呼唤响彻九泉。母亲,在第三次呼唤她最后一个,也是她最为钟爱的幼子,她深爱的安吉洛。来吧,天使,你看现在,你的兄弟,来了^②。

他曾经跟随过这呼唤,也曾跟随在母亲的身后。

① 欧丹,法国城镇,位于默尔特-摩泽尔省。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洛 林

儿子死后,又一个孩子很快就诞生了。女儿,是个女儿。唤作阿妮塔,她的父亲叫她帕里吉娜,是个小可人儿,穿着母亲缝制的蓝灰色小裙装。她很怕黑。她在噩梦中,梦见一个灰衣人。有时灰衣人在屋外,有时在学校的院落里。在集市的人群中,他还在那儿。她哭起来,跑着躲藏到她母亲的身后。他在那儿,你看,可是没人呀。意大利侵略了埃塞俄比亚。那个灰衣人每天晚上都在城里的窗外看着她,他有时会对着她的后脖颈吹口气,阿妮

塔,惊跳起来。这是怎么回事?① 领袖②的军队陷入了危机。不要对着我的鼻子呼气,别把你的细菌传染给我。我不要生病。可是没有人呀,安静下来。我不想去花园,他在那儿!

后来她的弟弟诞生了。是最后一个名唤安吉洛的孩子。又一名男孩降生了,是六个孩子中最小的,四男,二女,其中的两个孩子已经死了。长女和祖母一起在卢森堡生活,居住在国界的另一边。而他呢,是的,安吉洛,于一九三八年出生在洛林北部。在欧丹,卢森堡的国界线上。他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最钟爱的孩子,最柔弱也是最操心的孩子……这个孩子,他们别想再让他离开。这个孩子要好好活着,为哥哥们报仇。战争爆发了。父亲托马斯已经逃离了墨索里尼的控制,现在必须历尽艰辛,去往近在咫尺的德国境内。很快,这些新来的德国鬼子就会再一次穿越国界。他们认路,因为路是他们造的。德国,再一次吞并了摩泽尔。甚至都谈不上是打仗,是在收回领地。好比一对老夫妻在争床单。国界只挪移了几公里,非常近。欧丹和维勒吕普③之间,因为工厂,因为米什维勒④而息息相连,在两地之间,划过德意志帝国那条隐秘的界线。一边是吞并,在另一边则是占领。在十九世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② 领袖,意大利人对墨索里尼的称呼。

③ 维勒吕普,法国城镇,位于摩泽尔省。

④ 米什维勒,矿厂名。

纪七十年代,一八七〇年,德万德尔家族施加压力,通过交换北部的几个煤矿,才使布里埃留在法国境内。这一次,他们全盘皆取,钢、铸铁、煤矿、铁路。法国人离开了,逃亡到维也纳。妻子古格丽玛先是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当时男人们还在。他们是意大利人,法国人会向他们提供庇护吗?那里有工作、煤矿,而且,不久以后,就在矿井下,除了煤矿工人以外,还有俄国战争的囚犯,他们是苏联人,成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奴隶。他们几乎不出地下矿道,如同过去的老马一般工作。他们总是在一起,好像有处可逃一般。矿工和其他人待在这儿,因为他们必须在此地谋生,他们有时食不果腹。他们在内墙上写字,有时也画画。

欧丹勒蒂什重新变回德国城镇,重新回到萨克森地区,就像四十年以前那样。从一八七一到一九一九年。对于在色当战役之后还选择留下,选择不穿越国境以保留国籍的人们来说,这里曾经充当了德语学校。名字都被德语化了:意大利女人古格丽玛,在卢森堡大公国,正式在德国政府注册的名字是威尔翰米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被法国化,称作纪尧米娜,在一九四〇年时重新改为威尔翰米娜,战后又变为纪尧米特,这个名字传给了后代。

儿子则不需要其它的名字以承载一生的经历。安吉洛,后来因为政府的要求更改为安吉烈,因为必须有一个自始至终的法语名字。安吉洛,这个名字由三个音节组成,也是他在战前就死去的两个哥哥的名字。

示 威

昨天,他们聚集在省政府门口。昨天同以往一样,同志们已经开来了好几卡车矿石。几百吨的煤在市中心堆积如山,难以挪动。警察们不得不用上镐头把这一大堆煤分开。应该怜悯这样做的人们。现在,在各类报纸上,都可以看到这堆煤的照片,土黄色的一大堆。地区首府^①的高中生们一直很清静,但是,当他们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却忽然要面对另一群人,他们来自远方的高城,陌生,

^① 指洛林的首府梅斯。

野蛮,且无人知晓。他们从未踏足过北部地区。有一天,一名女记者去往一座矿业城市采访,就在高城地区,正值维勒吕普的意大利电影节,这座古老的城市因为一场戏剧演出显得热闹非凡。在舞台上,矿工的子女们因为自豪和骄傲,显得非常激动。他们站在熟悉的观众面前,就像自己是真正的意大利人。他们声音洪亮,谈起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记忆,他们确信有人会倾听他们,这一切不会随着历史的潮水付诸东流。以所有死者的名义。历史不会只留住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元帅的英名和那些大家族的名字,历史,应该也是他们自己的一生,也是他们父辈的一生,他们从意大利来,从波兰来,从其它的地方来到这里,共结一体,祭奠这片土地的恶魔们,成为地狱护卫们的祭品。他们也曾为自己的国家,为法国洒下热血,为一场战斗,钢铁的战斗洒下热血。而且,在战争期间,他们和千千万万人一样尽了自己的职责,经常在这脆弱的国界线上斗争,冲在第一线。回想起以前的矿工和钢铁工人,每周六晚的舞会尽欢之后,便迎来令人恐惧的星期一的早晨,如何知道这一周不是活着的最后的一周,他们硬起心肠和妻子告别。不过年轻的女记者从未到过报导现场。只有路边的乌鸦知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一次可怕的事故,总是在同一地点发生,一个险峻的弯道一般只会让本地人遇难。这一切当然令人惋惜,不管是对这位女士来说,还是因为人们这一次用了不同的口吻谈到他们,不同于像谈到解雇或示威那样的口吻在谈论

他们。洛林会活下去。演出在露天举行,整座城市都笼罩在关于工人们的回忆中,忆起采矿、炼钢的过去,忆起钢铁的时光。要坚定地相信它会继续生存下去。演出在一个露天老矿场的中央举行,一个真实的井架就在花园旁,场地的另一侧,是峭壁。不,不存在了,这个地区注定了要在寂静中熄灭,在一记猛击之下,无声地结束,在嘭的一声闷响之中,悲惨地轰然崩塌。